

当代世界文豪丛译

魔鬼 叩门

西德尼·谢尔顿 著

雨都 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当代世界文豪译丛
精典系列

魔咒

西德尼·谢尔顿 / 著 雨 都 / 译

●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宁)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肖 永

魔 咒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号)

宁夏中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印张:13 字数:281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一版 199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227-01256-5/I · 332

每册定价:14.80 元

内 容 提 要

万顷波涛中有座风景如画的小岛，名叫“彩虹”岛。在一个风急浪高的夜晚，海面沉沉，寒气袭人。一个年轻的女人，美貌、哀泣、无助的令人爱怜，怀抱一个刚出生的女婴。从凄寒的海面上逃离了充满咒语的小岛。万般艰辛地来到一座不起眼的小镇，她把孩子和一袋价值连城的珠宝托付给一位刚刚丧失爱女的妇人，飘然而去……，多年后，女婴长大成人，婷婷玉立，美貌使她堕入爱河。但“彩虹”岛的魔咒像一张不散的大网，仍然阴沉地笼罩着她的生活，阴魂不散。

序 幕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华盛顿特区

群集在纪念医院大门前的记者是一次不寻常的集合——包括华盛顿报界菁英的政治评论员及各大广播网的娱乐新闻主笔。就政治上而言，目前正是首都最“安静”的时候。白宫、参议院和最高法院都在休假期间，总统和第一夫人正忙于耶诞慈善活动。然而平常跑政治的记者可不是因为突然闲下来而改跑娱乐新闻，他们都是冲着华盛顿举足轻重名人狄雅琳而来的。

雅琳不是参众议员，只是位女演员，从没有在这个政治都市里选过任何公职，但是有上百万的观众爱她，认为她的作品“宾州大道”是五年来最好的电视影集。虽然华盛顿的某些政治版记者，对这部热门影集的剧情偶有批评，但没人挑剔这位天赋和魅力兼备的明星。新闻界和观众都喜欢雅琳，医院门口众记者们阴郁的脸色恰恰反映出他们内心真挚的关切。

“裘妮，我们已经在此待了一整晚，期待有好消息。”早安美国的娱乐线记者一脸的憔悴疲倦，生动地证明了她彻夜不眠，而她沉重的表情则警告人们并没有好消息。“医院发言人十分钟前出面，却仍只是复述午夜前所说的话。他说狄雅琳尚

未脱离险境，虽然她撑过昨夜内出血的手术，但仍然昏迷不醒。”

“你知道任何这件意外的细节了吗？”节目主持人罗裘妮在纽约摄影棚内发问。

“警方尚未提出任何正式说明，但我们确实得知一些事实。昨天下午，她接到一通神秘电话后，便驾车离开俯瞰齐沙比克湾的隐密别墅，别墅到州际公路之间的路上有多处连续U型急转弯，而雅琳应该早已熟知这些危险；此外现在虽是雪季，不过案发当时路上已经清理干净而且干燥。然而尽管她对路况熟悉而且当时行车条件安全，雅琳仍因某些因素而在转弯中失事，车子跌下断崖并在海滩上起火爆炸。她则奇迹似地在汽车起爆前摔出车外，或自行跳车。”

“你说‘某些因素’，对这个你有任何看法吗？”

“目前一切都只是揣测。以车子摔落海滩前在空中冲行的距离判断，速度显然相当的快。另外，也没有刹车痕迹，刹车系统似乎没有被用到。”

“这是什么意思？”

“刹车‘似乎’失灵了。可能是机械故障……或者人为因素。”

“警方怀疑有任何的阴谋吗？”

“如我所说，警方还没有任何正式说明。一般的判断是，车子的损害极严重，很难查到什么蛛丝马迹。”

“那么神秘电话呢？”

“仍没有进一步消息。只知道雅琳一接到电话后，便开车走上噩运之路。”

“所以是否可能是那通电话使她很沮丧——或混乱不安，

因此导致她开快车而无法控制？”

“很可能，或许事实正是如此。但是裘妮，你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谣言一向比事实散布得快，单纯的不幸意外也往往很快就成了神秘的阴谋事件。”

“是的，好，谢谢你的最新资料。等我们稍后再联络，希望到时对雅琳的状况可以有更肯定的说明。”

“希望如此。噢！等一下。我想我看到雅琳的妹妹狄亚莉——这位世界知名的钢琴演奏家——正从医院出来，但现在……是的，她绝对是狄亚莉。有意思的是，她和麦毕特参议员在一起。我不清楚狄家姊妹和这位维吉尼亚州的名参议员之间有什么关系，但也许他就像很多议员一样，担任‘宾州大道’的顾问。不知道亚莉是否愿意对新闻界说几句话，不过参议员可能愿意。”

当亚莉抓住毕特大衣的袖子时，他本能地将他强壮的大手按在她细致颤抖的手上。摄影机的强光打在他们脸上，他眯着眼看向不远处等候着的轿车，他们正要去机场接亚莉的父母，但记者们却在医院台阶和轿车之间围成一堵人墙。当毕特和亚莉举步，人墙自动为他们让出通道，两侧嘈杂的麦克风传来令人痛苦、难以回答的问题……

“亚莉，雅琳情形怎么样？参议员，你能告诉我们吗？”

“她伤势严重吗？她还昏迷不醒吗？医生觉得她会恢复吗？”

“狄小姐，我们知道当神秘电话打来时，你和雅琳都在别墅里，是谁打的电话？那通电话说了什么？这是使雅琳赶出去的原因吗？警方可曾怀疑其中有任何阴谋？”

“医生说雅琳内出血而且肾脏受重伤，你是否有捐血给雅

琳呢，亚莉？如果她的肾无法复原，你愿不愿意捐一枚肾给她呢？”

毕特早就警告过亚莉，会碰到一箩筐的问题，而且也提醒她上车前什么都不要回答。亚莉知道记者们会问什么问题——一些她无法回答而且痛苦整夜的问题。那些老问题，除了最后那个之外。

你愿不愿捐？

亚莉的心迅速而有信心地回答：“当然愿意！”但这答案却带来一阵椎心之痛。如果雅琳需要我的血、我的肾脏、我的心脏，我都愿意捐给她，但是……

但我所能给予她的，可能不如某个陌生人给的好。因为雅琳根本不是我的姊姊，尽管我爱她如视姊姊……

第一章

一九六八年五月 堪萨斯州，堪萨斯市

“我丈夫很快就会来，”狄琼安告诉身边这个自愿陪她从病房到大厅，穿着粉红色外套的义工说道。“你不用陪我，真的，我很好。”

事实是，狄亚力根本不会来，因为琼安没打电话告诉他，她要出院。而且一等那位义工离开，琼安马上离开轮椅。

说谎并不会使琼安有什么罪恶感，毕竟他们——医生、护士和心理医生——也全都对她说谎。他们扯谎，像琼安一样，都是出于善意：为了她好。

“我们要将你转入普通病房。”当她的情况好转可以离开加护病房时，医生这样告诉她。

一般病房——而不是产科病房——和产妇及新生儿距离甚远，仿佛看到他们的快乐会使她的悲伤加倍似的。而琼安当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已不可能比现在更悲伤。教人诧异的是，七天之前她的生活里只有欢乐呢。

仅仅在七天之前，在一个灿烂的春天早晨，琼安、雅琳和亚力从他们在土北克乡下的家，开车到堪萨斯市，琼安的陶艺品将在那里一个闻名的艺品博览会中展售。这是他们一家三

口的最后一次旅行了，因为很快的，他们将喜悦地迎接一个新生命到他们爱的小窝来，六岁大的雅琳常兴奋、吱吱喳喳地谈论着：“妹妹宝宝！”

琼安在过去几星期一直轻松地准备参展的事，她没感觉到压力，只有一种创造的喜悦。而且有雅琳和亚力的帮忙，包括把陶器搬上货车，让怀了七个月身孕的琼安在一旁看着、笑着，感受丈夫和女儿对她的宠爱。没有忧虑，只有欢笑。但是当他们开车到达堪萨斯市郊时，无法解释而骇人的事发生了：琼安开始阵痛。她先是感到撕裂般的疼痛，热热的鲜血继而很快地涌了出来。

亚力赶往最近医院的急诊室，医生迅速地接生了孩子，随即分别安置她们母女。之后则是更久的分离，永远的。琼安被救护车送进医疗中心的加护病房时，她出生的女儿也被十万火急地送进儿童医院加护病房，两地之间相隔十里之远。

母女二人都得到最好的医疗，却只有琼安获益。她那从未谋面的女儿在奋斗了五天后，终于死去。而琼安在与死神激战后，从加护病房转到一般病房。一般病房和妇产科病房不同，里头充满疾病的阴沉，地板上铺满油毡，而且喜悦的新生儿和母亲们隔得远远的。

这样最好，医生、护士和心理辅导人员都这样告诉琼安。但没人告诉她对谁最好？对她？或是对其他的产妇们？因为她们可能会因为看到她而不太舒服？

但这些医疗人员都错了，她应该和其他的母亲们在一起。毕竟她也是一位母亲，雅琳和死去婴儿的母亲。她应该和其他母亲在一起，并且去参观新生儿育婴房。

这就是琼安现在正要去的地方：育婴房。她相信看到那些

婴儿多少会给她一点力量，支持她去告诉金发的雅琳：妹妹宝宝已经死了。今天，琼安和亚力将一起温柔地告诉雅琳这个事实，而明天他们要返回土北克，并告诉朋友们在堪萨斯市发生的残酷事实，而他们全都期待着琼安参展的结果和好消息呢。

琼安到达育婴房。凝视着玻璃窗后躺在粉红色或蓝色摇篮中的新生儿。她觉得来对了，看这些孩子的确有帮助。虽然她失去了她的婴儿，而且可能无法再生育，看看这些小生命仍让她充满希望。

琼安可爱的脸闪过一抹微笑，一星期以来的第一个笑，一位母亲温柔而关爱的笑……

康雨蓓吻着她出生不久的女儿如丝的黑发，蓝眸很快瞥过走廊。育婴房外面一如往常，一个康尚恩派来的人正监视着她。尚恩的手下一直跟踪她，令她倍感威胁。而且近来他们更无意隐藏自己，也更小心，因为她的孩子已经出生。

雨蓓一直很害怕，她怕雇用这些人的疯子康尚恩会突然下令结束掉这威胁到他的无辜小生命。他迟早会这样做，但是目前他只想慢慢折磨她，就像一头猛兽在逗弄他的猎物似的，而且对他的控制能力很有信心：他的用意告诉她，她早在陷阱里，逃也逃不掉的。难道她还不明白吗？

雨蓓当然明白，但她也知道，如果她继续抱着有一天能脱离他的阴影的希望，尚恩的党羽将一直守在一旁。只要尚恩认为雨蓓仍天真地想逃出他的掌握，他便会继续玩这捉迷藏的游戏。而那将给她时间……

找到一个可以托付她宝贝女儿的女人的时间。从宝宝出生前几个月至今，她一直在寻找。雨蓓和许多女人谈过——在

尚恩邪恶阴影的监视下，很简短的谈话——而且还在找合适的人，她一定存在的，她必须存在，雨蓓内心深处急切而本能地深信，她会为她和孩子找到一个安全又温馨的家。

几个月以来，雨蓓不断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不停地寻找着，而今她来到这个地方。此刻，她看到育婴房外有个金发女子，她饱含泪水的眼睛正温柔地看着新生儿。

当她移近时，雨蓓的心跳加速了。

“嗨。”虽然雨蓓的母语是法语，但她能不带法语腔调而流利地使用多种语言，而且字正腔圆。

“嗨。”琼安亲切地微笑，她看看眼前正以柔和而高贵的声音向她打招呼的美丽女人，然后眼光落在裹着粉红色喀什米尔毛毯的女婴身上。这个女人金发，而婴儿的头发却像光滑的黑丝绒，不过明亮的蓝眼珠无疑地说明她们是母女没错。“好漂亮的小女孩呀！”

“谢谢，你的孩子也在这里吗？”

“不。”琼安遗憾地笑笑，想起她其实不该闯入这群快乐的妈妈与宝宝之间，但这位母亲温柔的蓝眼睛似乎在告诉她把伤心事说出来没有关系。“我刚失去了我的小女儿，她是早产儿，又有太多并发症。”

“我很抱歉，你一定还会有其他宝宝的。”

“我想不会，但我已经够幸运了。我有一个可爱的六岁女儿，本来我希望给她一个小妹妹，但是……”

“是，我懂。”雨蓓心不在焉地喃喃道，感觉到身后二十尺处那个人紧迫、威胁的目光，他正因听不清她说的话，而更加专注地监视，随着时间过去，他只会越来越注意她们，越来越小心。“我有点事想和你谈。”

“哦？”琼安对这突如其来的要求颇感意外，她看到她眼中那种沉默而绝望的求助神情。“好啊，没问题。”

“不能在这里，你可不可以到大厅那边的女厕等我？我最少还要三十分钟才能到那儿。”

琼安注意到那名在不远处徘徊的男人，也猜到他是她们秘密谈话之因。琼安的心警告自己应该小心别被拖下水，但她善良慷慨的天性，却有另一种想法。她会尽力帮助她。

“我会等你。”

“谢谢。现在请你假装我们谈完话，若无其事地与我道别好吗？”

“好。”琼安笑笑，看看手表并稍微提高嗓门惊呼：“噢，老天，时间过得真快。我得走了，跟你谈天真愉快，再见。”

琼安走后，雨蓓从容地与其他来探视新生儿的母亲聊天，三十分钟之后她折回大厅走向外面，然后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折回服务台，向义工人员询问女厕的位置。

感谢上帝，康尚恩只派男人像猎犬一般地盯着她——而不是女人。当然那是因为他认为女人没有丝毫的价值——除了供他享乐以外。不过重要的是，尚恩不派女人来跟踪她，表示她和她女儿在女厕里，将有片刻的安全。

“非常感谢你愿意等我。”雨蓓一见琼安便轻声说道。

“不用客气。”

“这里只有我们吗？”

“是的。”

太好了。”雨蓓的目光从琼安移向包在粉红色喀什米尔毛毯内的可爱小脸，她眼中含泪，声音颤抖地问道：“你要不要抱抱她？”

“当然好。”琼安看到她的泪也感受到她的心情，但仍单纯地以为她只是请她抱抱孩子而已。很简单的要求——对琼安却并不那么简单。当她抱起女婴时，内心也闪过一抹痛苦。

“我是说，”当雨蓓看到琼安温柔又满怀爱心地抱着孩子时，轻声但坚定地说道：“你愿意带她回去并把她当作亲生女儿来抚养吗？”

“我愿意什么？”琼安无法置信又有些期待地问道。

“她和我在一起不安全。我全心爱着她——她是我的心肝宝贝，但是……”雨蓓内心冒出一个念头，假装康尚恩和他的部下都不存在好了……作梦！她压下荒谬的想法，强迫自己面对事实继续平静地说道：“你失去了你的孩子……”

“没错，但不该让你也失去你的。”琼安轻声说道，内心交战不已。是的，我会接受她。她的心迅速而喜悦地答应了雨蓓这令人震惊的要求。但琼安了解失去孩子的痛苦，而且她深信——真诚地相信——这对母女不该被分开。理智和情感在心中翻腾，她压抑着那份激动柔声建议：“也许如果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们不能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想出一个解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让我帮你。”

“我不能告诉你，而且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她低缓、认命似的声调和蓝眼里的焦虑说明了事实，她已经尽力想过别的出路却一无所获。过了一会儿，仿佛找到一丝希望，她颤抖地微笑道：“但你可以帮我。当我知道我没办法留下她时，只祈求能为她找一个会像我一样爱她的母亲，而我相信你就是那个母亲。”

她们沉默了好一会儿，两人闪亮的眼光相遇，彼此交换无声的承诺之后，琼安才开口。

“我会很爱她。”琼安没有必要地说道，她的眼睛早已如此保证。

“是的，我知道。”雨蓓定定注视琼安好一会儿，然后强迫自己移开目光，把注意力集中到她离开之前必须做的事情，之后她才能开始过没有女儿的下半辈子。她从肩上取下大皮包，掏出一个上面绑着金线的蓝丝绒荷包，细白的手指轻巧地从荷包中拿出几个用面纸包起来的東西，打开后只见钻石、红宝石、蓝宝石和翡翠闪闪发光。

“她将是**非常富有的**。”雨蓓解释道，而其实她本来应该是个公主。“我把她可继承的一部分财产变换成宝石，这些都是没有瑕疵、切割及色泽最好的宝石。荷包里这些宝石现值大约**是两千万**元，我建议你**需要时**才变卖，因为过几年它们还会增值。”

“我不能拿这些东西。”

“我保证这绝非赃物，都是她的合法财产。”

“我丈夫和我并不富有，但我们很努力工作，足够养育两个孩子。”琼安耸耸肩，并不确定自己为什么拒绝接受那些珠宝，但却很相信这样的决定。他们的生活俭朴，但却很快乐。琼安不想改变它。

琼安拒绝接受这么一笔足以改变一生的财富，更使雨蓓确信她找到了真正可以托付她的宝贝女儿的人。雨蓓曾经穷过也富有过，因此她了解真正的财富是爱，而这位眼睛像翡翠的女士也懂得这点。

“我应不应该说说我自己和丈夫？”琼安平静地道。

“不，请你不要。我们对彼此毫无所知最好……除了她是我女儿，而且是在爱中孕育的结晶。她和我在一起太危险了，

永远都是。”说到最后，她眼中盈满泪水，她以为自己早就下定决心准备好这一天的来临，然而在心碎之余，她又冲动地要求道：“你会在她二十一岁生日时，告诉她今天这一切吗？请告诉她我好爱她，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好吗？”

“好，当然可以。她的生日是哪一天？”琼安问道，知道在遥远二十一年后的那个日子，这个母亲无论身在何处，都会给刚得知这久远以前的故事的女儿，捎来无言的爱的讯息。

“一星期之前，五月二十日。”

“二十。”琼安仿佛回忆起这一天似地轻声重复道，它早就刻在她心里——那也是她的小女儿出生的日子。“到时候我会告诉她一切。还有其他要告诉她的事吗？”

请告诉她别企图找我，因为可能找到的，而且会有危险。”雨蓓皱皱眉头，心里闪过另一个冲动的请求。“你可以自由决定她的名字，我不敢多作要求，但是……”

“怎么了？”

“可不可以在她的名字中间，放一个‘亚’字……”

“亚”，是为了纪念父亲吧，琼安猜测着，她可以感觉到雨蓓语气中的爱。女婴的父亲也叫亚力，而琼安决定隐瞒这令人意外的巧合，因为这位女士刚说过最好对对方一无所知。因此琼安既没说“我太夫名字是亚力”，也没讲“我大女儿名叫雅琳”，她没说出口，但却似乎听见自己未出口的话，“大”女儿……“小”女儿……

“她的名字中间会有个‘亚’字。”

“谢谢。”

雨蓓强迫自己进行下一步。她将蓝丝绒荷包放回大袋子里，取出一块小尿布、一个黑发洋娃娃和一条蓝白格子的喀什

米尔毛毯。然后，雨蓓温柔地用蓝白格子毛毯包裹她挚爱的女儿，琼安则用粉红色包好洋娃娃。

最后，雨蓓该向宝宝道别了，她抱着婴儿退到房间角落，轻吻宝宝粉嫩的脸颊，看着她蓝宝石般的眼睛用法语呢喃着，好像她总是这样哄着宝宝。

“Je t’aime, je t’aime.”她不断重复，然后，最后一次吻吻那可爱的小脸，她将时态由现在改成未来，她们无法共享，但她女儿将永远在她心里的未来。“Je t’aimerai toujours.”

然后她转身直接走向琼安，把珍贵的包裹交给她。她背上大皮包，然后做了一个冲动的决定，完成它，她才能带着那欺骗尚恩部下的洋娃娃离去，永远地离开。她双手颤抖地取下颈上原本藏在丝衬衫里的金项链。

整条金链都镶着闪亮的蓝色珠宝，尤其是心形坠子更是闪耀夺目。琼安一眼就觉得这灿烂的蓝和雨蓓母女晶莹的蓝眼很相配，但她却不知道这就是蓝宝石，而且是蓝宝石中的极品。她也没想到这项链的价值连城，只注意到这项链的另一种价值——雨蓓眼中的深情和爱，而那才是无价的。

“请在她二十一岁生日时把这个给她，这是她父亲给我的礼物。我们心灵相契，而我现在把我的心给她。”雨蓓微蹙眉宇，评估着给她女儿这项链的决定，确定它完全无虞后，才保证道：“这条项链的确美得教人呼吸困难，但是它的设计很传统，她不可能用她找到我的。”

琼安接过这件珠宝并点点头。

“那，”雨蓓一开口，泪水又欲夺眶而出，但一想到在大厅等着她的人，便强自抑制住泪水和喉头的哽咽，她要让她的女儿永远安全，这个念头使她的声音平静下来。“我得走了，但拜